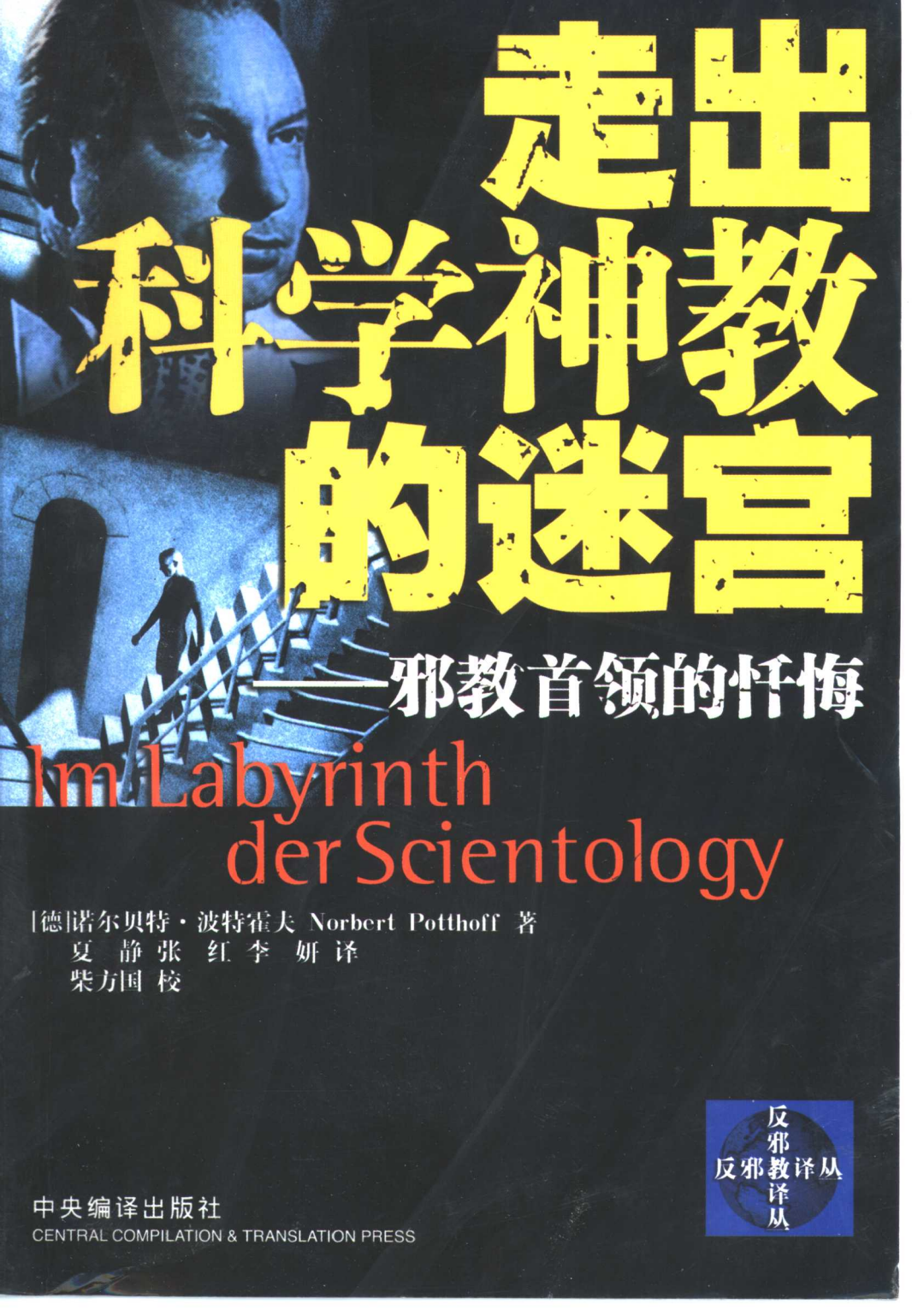




走出 科学神教 的迷宫

——邪教首领的忏悔

Im Labyrinth
der Scientology

[德]诺尔伯特·波特霍夫 Norbert Potthoff 著

夏静 张红 李妍 译

柴方国 校

反邪教译丛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走出 科学神教的 迷宫

——邪教首领的忏悔

Im Labyrinth
der Scientology

[德]诺尔贝特·波特霍夫 Norbert Potthoff 著

夏 静 张 红 李 妍 译

柴方国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 - 2001 - 30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宫:邪教首领的忏悔/(德)波特霍夫著;
夏静等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

(反邪教译丛)

ISBN 7-80109-479-4

I. 走…

II. ①波… ②夏…

III. 邪教-批判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513 号

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宫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_edit @ 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7 千字

印 张:9.625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7.00 元

“反邪教译丛”总序一

于光远

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反邪教译丛”，第一辑有三本——《逃出地狱》、《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官》和《反邪教手册》，要我为这套丛书作序。他们之所以找到我，原因无非是因为我一贯坚决反对伪科学，反对迷信，反对邪教，反对一切反科学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一件大好事，我义不容辞，也就欣然从命了。

1995年9月13日，我在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在分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在发言中我讲道：

“我想向大会主席团送去不久前收到的一封要求取缔所谓‘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的群众投书。写这封信的，是该组织中人。信中告诉我们，这是个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组织，事实上是反动邪教。教主张志祥是一个有反动政治野心、毒害人们心灵、骗取成千上万巨额财产、生活淫乱、有被捕坐牢劣迹的坏分子。看了这五千字左右的材料。使人触目惊心！”

“尤其使人愤慨的是,这个组织竟得到不少共产党员和他们领导组织的积极支持,致使它活动了许多年,拥有几百万‘元极弟子’,组织遍及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而且目前还在迅速膨胀。在这个组织活动中,许多共产党员的干部前往向教主张志祥膜拜,地方官员隆重迎送,甚至有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说‘七天学习,胜读十年马列’,而张志祥竟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鄂州市政协副主席……”

“必须指出,元极学研究会只是许多个类似的组织中的一个,比它力量更大、作恶更多的组织至今还逍遥法外,许多由这些组织制造的刑事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首都发生,有的至今破不了案。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只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个。伪气功、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至今在各地盛行,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是有目共睹的……”

参加分组会的老同志们都赞同我的见解,大会对我发言中的这一部分发了简报。

我这个发言的题目是:《绝不允许怂容、支持反动的邪教活动》。

那时候,我国政府还没有提出反邪教的任务,我也没有在传媒上看到有人写必须在我国反邪教的文章。但是 1995 年 3 月 29 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车站向人放毒,造成十多人死亡、五千人中

毒的事件的新闻,已经传到我们中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当时我听见有不少人说奥姆真理教是个邪教,但是不论关于事件本身的报道,或者人们对事件的评论,都没有突出邪教这一点,更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谈论中国有没有邪教、要不要反邪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分组会上作这样的发言,可以说是代表许多反邪斗士的要求,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件大事,其时间的确也是比较早的。

在这里我不妨讲几句“被立王”的事。“被立王”的教主是吴扬明。“被立王”这一邪教的教义是:耶稣死了我就“被立为”活着的耶稣来传教救世。他在自己的家乡安徽颖上附近吸收教徒,建立教会;特别说自己的身体是神体,女信徒与神体发生关系,就能得救。吴扬明先后奸污、猥亵的妇女上百人。他就是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的。我为此事,曾写过一篇《捕得好,判得好》文章。从“被立王”事件中,我也获得了一些关于邪教的具体知识。

当我1997年在十五大发言中使用“邪教”这个名词时,我只是看到,在我国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教会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向某一个教主膜拜,绝对听从教主支配,绝对盲从坚信教主制造出来的所谓教义,无条件地接受教主发下的毒害自己、毒害他人身心的命令,并且不得不去干种种邪恶勾当。这样的组织,在政治上很反动。我感到用“邪教”这

个名词称呼这样的组织非常合适,而且我还在“邪教”二字前加上“反动”二字表明我所说的邪教在政治上的反动性。

除此之外,当初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也没有深思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关于邪教的议论多起来了。我开始查阅手边的资料。

第一步我想先弄清楚“邪教”这个概念。办法是查辞典。首先查我们中国的。明白邪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名词。有一部大型辞书,解释人们常说的“左道旁门”这句话中的“旁门”,就是“邪教”,而“左道”指的是教内的非正宗的教派。我并不认为这种解释能解决问题。但是除了方才讲的这样一条解释外,我再没有查到别的。1996年7月修订出版的、篇幅为303万字的《现代汉语词典》,在“邪”这个字打头的条目有15个,而没有“邪教”这一条。《汉英辞典》也没有“邪教”这个词条。不知道为什么“邪教”一词如此不被重视。

查完我们中国有关邪教的资料,我还想了解外国辞典对“邪教”都有些什么说法。在我手边有好几部外文的大型辞典和百科全书,我只查到“邪教”(evil)和基督教神学中有名的“邪教问题”这样的条目,而没有查到“邪教”这个条目。当时我不知道“cult”这个词,可能是我没有查到“邪教”这个条目的原因。后来听说英语中“邪教”用的是“cult”。在这之后,我没有把手边所有的外国词典再普查一遍。

不过我查了一下《牛津现代高级辞典》，在“cult”的释文中，仍没有“邪教”这一义。

现在我们说的“邪教”虽然同古代的邪教一脉相承，但是它具有与古代邪教某些不同的特点。现在我们说的是“现代邪教”或“当代邪教”。我考虑为了掌握“现代邪教”的特点，就要尽可能多知道一些国外邪教的状况。如果我还想对国内外邪教作对比研究，那么我们对国外邪教的情况还应该了解得更细。

但是我手边介绍“现代邪教”的书很少。说起来真惭愧，我现在对当代外国邪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伟虹女士写的那本《漫谈当代邪教》那里得来的。这是一本只有两万七千字的小册子，可是既讲了现代邪教的全貌，又特别介绍了几个著名的邪教、著名的邪教事件。书中介绍的外国发达国家的邪教，除上面提到的“奥姆真理教”外，还有“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七帝之子”“天堂之门”和“科学教派”（中央编译出版社这套丛书中译作“科学神教”）。事实上今天世界上的邪教很多很多。在罗伟虹的书里说仅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增加的宗教有2500种左右。其中有多少属于邪教性质的我就知道了。如果有十分之一，那就有250种；百分之一，也有25种。

我们中国的现代邪教的数目也不少。“法轮功”

是今天在中国活动最猖獗的一个邪教，它的教主李洪志也一直通过互联网向信徒们发“经文”，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我国政府早已宣布它是非法组织，实行取缔。它的危害性很大，一定要同它进行坚决的、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中华养生益智一步功”（“中功”）的历史比“法轮功”长，原先的力量也比“法轮功”强，在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建立了基地，全国各地有很多信徒。它的教主张洪堡现在跑到美国去了。对它要保持警惕，对它的斗争也不能停下来。“元极功”现在企图保存力量，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在河北省鄂州市它原来的积极支持者，不少还在台上，并且对这个邪教的态度暧昧。河北省原先同“元极功”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有的还被排斥在反邪教的队伍之外，对“元极功”的斗争在当地阻力不小。“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已经处死了。吴扬明原先是“呼喊派”的成员，后来自立门户。“呼喊派”的情况如何我不了解。此外还有什么“主神教”“观音法门”“大佛功”“大自然中心功”等等。

台湾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还有若干个邪教。在台北被警方逮捕，并发现他与大陆搞“三伪一所谓”（即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气功、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分子有秘密联系的宋七力的“天人合一功”，就是在中国台湾的一个邪教。在罗伟虹的那本书里还介绍了一个名字叫“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的邪教。它也应该看作台湾的一个邪

教。这个邪教是在台湾组织起来的。他的教主陈恒明有一套教义,他说 20 世纪末地球将毁灭,并从亚洲开始,上帝将在 1999 年 7 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现身”“救赎世人”。他动员自己的信徒到美国这个州的一个镇。结果上帝没有来。在美国搞了一场闹剧。这个邪教也应该看作是台湾的。

外国的“现代邪教”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仅仅就我知道的那几个来说,它们的情况差别很大。比方“天堂之门”这个邪教,它只做了一件在 1997 的 3 月 39 人集体自杀的事,而没有伤害他人。而“奥姆真理教”,则向与他们无冤无仇的几千人放毒。又比方同样是“集体自杀”,“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和“天堂之门”也各不相同。“科学神教”是一个“把传教作为赚大钱的手段”、“把科学作旗号”、“把书店作为活动据点”、“善于运用其强大财力和使用制造伪证等办法诬陷他人”的邪教。虽然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邪教组织进行了查处、起诉乃至定罪,但科学神教的教主哈伯德 1986 年去世时还是留下四亿美元的存款。

当然现代邪教之为现代邪教有其共同之点。不认识这种共性固然不对,但是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对的。有人不顾这种复杂的情况,以一概全,用自己知道的本国的情况来评论别国的问题,或者轻信别人并不正确的议论,有时就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引起思想混乱。

因此我主张多做一些中国当前的邪教和外国邪教的对比研究。我还是信奉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或者如列宁所说，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样我就希望尽可能多了解些更多的国外邪教的情况。

我就是凭这样的想法，来看待中央编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丛书的。

我看了这套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逃出地狱》。出版社送来的是全书的校样。以前我不知道有一个名叫“撒旦教”的邪教。看了之后知道它还不算是很小的一个邪教，至少在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有它的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凶狠的组织。它的特点是，要消灭人性中一切善良的情感和道德观念。它们从杀羊、挖羊心开始，让它的信徒们习惯血腥行动。经常举行“黑弥撒”。在“黑弥撒”上经常设“祭台”，在祭台上要有牺牲。杀只羊太不能满足他们的血腥要求，他们要用活人来“人祭”，在祭台上杀人。作者目击这样一次黑弥撒，它们把一个女青年捆绑一张床上，然后教长们一个一个地上去当众强奸，最后把这个女青年杀死完成“人祭”仪式。女信徒怀孕后的胎儿或生下的婴儿，是当然的献给撒旦的祭品，必须当着母亲的面将其杀死。“祭品”可以是被视作叛逃本教的人，也可以是交给某个教徒一个任务，在旅游地沙滩上随便找一个游客，把她或他骗到某个

逃脱不了的地方，捉到举行黑弥撒的地方作为祭品。这个邪教干脆就自称“撒旦教”。“撒旦”的本义就是“魔鬼”。它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邪教。

在这个邪教内部完全实行暴力统治。揭露出这个撒旦教罪恶的卢卡斯是一个普通的教徒，他只接触到几个教长，连教主是谁在他写的书里都没有说，也就是他不能知道。卢卡斯看到的暴力来自于教长和听命于教长的四个保镖，此外，听命于教长的教徒也成为暴力的一部分。极权主义可以做到很少几个人统治许许多多人的道理就在这里。

在这种实行极权统治的组织里，卢卡斯也想上升到教长的地位，享有教长的权力，因此他也有积极为恶的表现。邪教组织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给他某些鼓励，如分配给他女人等等。如果卢卡斯不是具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就不会有这本书可看了。

出版社送给我的那本关于“科学神教”的书，不是全文，而是那本书的目录、作者简介、序言、前言、和封底介绍。由于我在罗伟虹的那本小册子里知道这个邪教的基本情况，我就能从这本书的目录等几个资料中看清楚这几点：(1)作者从“接受体格测试”开始加入到这个组织中去。然后从“初信者到成为科学神教的成员”。在教内他“晋升”后自己就“尽力传教”，然后进入“权力的中心”。然后他产生离开科学神教的倾向。因此书中就有“从晋升到脱离邪教”和以后的“逃亡”和“逃出”这样的内容。这本书的作

者和《逃出地狱》的作者一样，都在邪教组织里待了多年，最后才走出“怪圈”。作者在叙述本人的经历中，着重介绍这个邪教的伦理观念和教徒从事修炼的内容。在作者写的“序言”两字后所加的“权力机器”四字，大概是他对这个组织所作的最根本的判断。

这本书和《逃出地狱》的特点是组织中人写自己的经历。看这样的书和看第二第三手的书所得到的感受，当然会很不相同。对这两本书内容的真实性，我不怀疑。由于人类还远远没有脱离野蛮和愚昧，由于消极文化的代代相传，由于权力可以掌握在坏人手里，而且极权主义并非不再起作用，“权力机器”被用来害人威胁人。我对世界上发生这两书中叙述的那样邪恶的事情，并不感到奇怪。

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里所揭露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性。两位作者一方面鼓起勇气来写而且已经写出这两本书，同时他们也很害怕报复。邪教对它的叛徒是一点不手软的。我注意到《逃出地狱》的作者，在全书末了写了这么一段：

“告诫我以前的教友：

“为安全起见，我把熟悉的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名字以及许多地点的名称都交给公证处保管，如果我、我的亲属或朋友出现任何看起来像是撒旦教的报复行动的意外的话，公证员就会根据指示打开这些信封，并进行相应的调查。”

而在《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宫》里，作者在“序言”也写了这么一段：

“尽管我对科学神教有全面的了解，尽管我知道国内外许多科学神教信徒的行为，但是，本书首先是一本以叙述自身经历为主的书。我不想在此揭露他人，而只是想披露自己的事。本书是根据我的日记和回忆录编成的，讲述的是我在科学神教组织中走过的道路，记录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主观感受。因此，书中对其他科学神教成员的名字都做过改动。”

波特霍夫先生这一段话的潜台词是：我不会把你们的事都说出来，不点你们的名字，你们也别找我麻烦。

丛书这一辑中还有一本《反邪教手册》，从出版社送给我的材料来看，也很好。据说这本书还有第二部分也是三个当事人的报告，但出版社没有给我。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这篇总序，写得已经很长了，我就不写了吧。

丛书第一辑的三本书我认为都很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对我很有用。我想它们对别的许许多多读者也有用，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2001年6月13日

“反邪教译丛”总序二

龚育之

近来我为两套反邪教丛书写了序。一套是群众出版社的“反邪斗士”(“四大恶人”)丛书,还有就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这套“反邪教译丛”。

“法轮功”邪教困扰着中国社会的众多人士。被邪教困扰的人和关心反邪教的人,都想知道邪教在世界上的现状。那里也有邪教在困扰社会吗?那里邪教活动的方式是怎样的?那里反邪教斗争是怎样进行的?那里的社会和家人是怎样对陷入邪教的人进行救助的?那里的记者们学者们怎样对邪教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的?那里反邪教的立法和执法情况是怎样的?如此等等。中国和外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现实社会背景不同,邪教和反邪教活动的情况不同,但既然都是邪教和反邪教,总有许多相同和相通的东西,总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学习的东西。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和有趣的材料。

这套丛书已经收了三本,希望陆续扩大,收得更

多,更丰富。

已有的三本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邪教受害者摆脱邪教以后的自述。《走出科学神教的迷宫》和《逃出地狱》两书,就是作者在邪教中浸沉多年(一个七年,一个四年),历尽艰危摆脱邪教后,鼓起勇气,向社会详细叙述自己的经历的书。《反邪教手册》的第二部分,也是三个当事人的报告。这些亲历者的报告,既给人以对邪教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的认识,又给研究者提供了进行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是很可宝贵的。

中国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揭露“法轮功”危害的报道和“法轮功”痴迷者觉悟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大都十分简略。详细的、有个性的、有情节的受害者报告和记者学者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报告,好像还不多。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出版社是不是花力气组织一下这样的读物的出版,并且把它们汇集为一套丛书呢?

“反邪斗士”丛书,希望也要陆续出下去。但这些斗士是先知先觉,站在邪教外面反邪教。陷入邪教、迷途知返的人出来反邪教,必定另有一番景象。

再出一套这样的丛书,是我的、相信也是许多人的期望。

前言

这一天终于来临！诺贝尔特·波特霍夫向人们讲述他在科学神教中的生活经历。曾经有很多人问我：“诺贝尔特·波特霍夫究竟是怎样加入科学神教的？他是怎样走出来的？你是如何看待他的？！”

我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但是有一点我十分清楚：诺贝尔特·波特霍夫是第一个离开科学神教的人，也是第一个认识到自己在哥本哈根的各种经历的总体联系的人。极权主义组织的前成员讲述亲身经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为重要，讲述者是真正了解科学神教的内部结构、行为方式以及心理灌输手段的人。

诺贝尔特·波特霍夫认为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的角色与众不同。正是他的坦诚令这本陈述自身经历的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诺贝尔特·波特霍夫是极少数较快地认识到自身陷入某种政治组织的人之一。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敌意，以当事者的身份向公众呈献出第一本真实的报告，这种勇气鼓舞着其他许多人同他一样走向公众。为此，我们向他表